# “白狼歌”辨析

普米族 杨照辉

读了一九八五年刘尧汉、陈久金二同志《汉代‘白狼夷’的族属新探》（见《西南师范学院学极》1985年第4期）一文后，觉得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，从一些历史文献、地理分布、民族称谓和生活习俗等方面，对“白狼夷”的族属问题作了新的探讨，并论证了“白狼歌”是汉代普米（巴苴、西番）族人的佳作。但我感到文中论据还不充分，只说明了外在的一些现象，对“白狼歌”三章诗作中所反映的语言特点和社会习俗，还没有涉及。为了弥补以上这些不足，笔者试想通过滇西北、川西南地区普米族的语言以及一些历史文献和调查材料，对“白狼歌”及其族属问题，再作进一步的探讨，以教求于刘、陈二同志及同行专家学者。

## 一

被译录成汉语叙事诗的“白狼歌”（见《后汉书》卷86）三章共四十四行，每两行构成一节诗，组成二十二节诗句。从这二十二节诗句的后边加注的二十二句“夷语”来看，其中就有十五处地方为普米语，这十五处普米语的词汇是以二十六个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、连词、助词、副词、语气词等组成。在这二十六个词中，由于当时译录者不熟悉普米语，多数译义与原普米语有出入，现将存在的问题逐章辩析于后。

译诗　　　夷语

大汉是治（堤官隗构），
与天意合（魏冒踰糟）。
吏译平端（罔译刘脾），
不从我来（旁莫支留）。
闻风向化（征衣随旅），
所见奇异（知唐桑艾），
多赐（赠）〔缯〕布（邪毗堪𫄨），
甘美酒食（推潭仆远）。
昌乐肉飞（拓拒苏〔使〕〔便〕），
屈伸悉备（局后仍离）。
蛮夷贫薄（偻让龙洞），
无所报嗣（莫支度由）。
愿主长寿（阳雒僧鳞），
子孙昌炽（莫穉角存）。

诗中第一句的第二行“与天意合”中的连词“与”字与名词“天”字，与后边加注的古普米语注音“魏冒踰糟”中的形容词“魏”字与名词“冒”字译义有出入。现代普米语“魏冒”，汉意为“高天”，而译录者却错译成“与天”。第四句第二行“多赐（赠）〔缯〕布”中的名词“〔缯〕布”两字，与后边加注的古普米语注音中的名词“堪𫄨”两字译意大体相符。现代普米语称“堪耐”，汉意为“麻布”。“〔缯〕布”中的“缯”字，是古代丝织品的统称，然而，译录者却把“麻布”改写成“绸布”。第五句的第一行“昌乐肉飞”中的名词“肉”字与动词“飞”字，与后边加注的古普米语动、名词“拓拒苏（使）〔便〕”这句话的译义大致相符。“拓拒”是动词，“苏（使）”是名词，现代普米语亦称“拓拒什”。第六句的第二行“无所报嗣”，与后边加注的古普米语表示否定的副词加名词“莫支度由”的译

义有点出入。现代的普米语称“莫支度啰”，其中“由”字是语气词“啰”字的注音之误，实际上应注为“莫说恩啰”。“无所报嗣”与“莫说恩啰”的语义大体相近。

| 译语 | 夷语 |
|---|---|
| 蛮夷所处 | （偻让皮尼）， |
| 日入之部 | （且交陵悟）。 |
| 慕义向化 | （绳动随旅）， |
| 归日出主 | （路且拣雒）。 |
| 圣德深恩 | （圣德渡诺）， |
| 与人富厚 | （魏菌渡洗）。 |
| 冬多霜雪 | （综邪流藩）， |
| 夏多和雨 | （莋邪寻螺）。 |
| 寒温时适 | （藐浔泸漓）， |
| 部人多有 | （菌补邪推）。 |
| 涉危历险 | （辟危归险）， |
| 不远万里 | （莫受万柳）。 |
| 去俗归德 | （术叠附德）， |
| 心归慈母 | （仍路孳摸）。 |

第一句的第二行“日入之部”译义有出入。现代普米语称“且交丁悟”，其中“陵”字是“丁”字的译音之误，汉意应为“这个地方”。第三句第一行“圣德深恩”，与后边加注的古普米语名词加形容词“圣德渡诺”的译义大致相符，现代的普米语中称“渡诺”，译成汉语为“恩给”，“恩”字是名词，“给”字是表示动态的谓语动词，名词“深恩”与“恩给”比较起来，译录者把动词“给”写成形容词“深”，与原义有出入，但大体说得过去。本句的第二行“与人富厚”，与后边加注的古普米语“魏菌渡洗”译义大致相符，现代普米语称“阿际渡洗”其中“魏菌”是“阿际”的注音之误，译成汉语意为“我上恩有”，“与人富厚”与“我上恩有”比较起来，原义大体上相符。第四句第一行“冬多霜雪”，与后边加注的古普米语“综邪流藩”的“综邪”两字大体相符。现代普米语称“综夜”，其中“邪”字是“夜”字的译音之误，译成汉语为“冬月”或“冬季”，而译录者把“月”或“季”字译成“多”字了；本句第二行“夏多和雨”，与后边的“莋邪寻螺”译义亦有出入，现代普米语称“莋夜穷啰”，其中“邪寻”两字是“夜穷”两字的译音之误，“螺”字是动态语气助词，相当于“了”字，译成汉语为“秋季下了”，指的是秋天下雨。从这里看出，译录者把“秋季”错译成“夏季”了。第七句第二行“心归慈母”中的“慈母”两字，与后边加注的古普米语的名词“仍路孳摸”中的“孳摸”两字，译义有出入。现代普米语称慈母为“去妈”，而称“孳摸”为“你妈”，其中“摸”字是“妈”字的译音之误。可见当时译者“夷人”之习狎，因录者不懂普米语，把“你妈”译成“慈母”，把“白狼王”暗骂的话掩盖住了，当然被录的汉字上是看不出来的。从这里又看出，当时“白狼歌”的作者“白狼王”，对歌颂汉统治者是不满意的。

| 译语 | 夷语 |
|---|---|
| 荒服之外 | （荒服之仪）， |
| 土地垸埆 | （犁籍怜怜）。 |
| 食肉衣皮 | （阻苏邪犁）， |
| 不见盐谷 | （莫砀粗沐）。 |
| 吏译传风 | （罔岷传微）， |
| 大汉安乐 | （是汉夜拒）。 |
| 携负归仁 | （踪优路仁）， |
| 触冒险陕 | （雷折险龙）。 |
| 高山岐峻 | （伦狼藏幢）， |
| 缘崖磻石 | （扶路侧禄）。 |
| 木薄发家 | （息落服淫）， |
| 百宿到洛 | （理历髭雒）。 |
| 父子同赐 | （捕茝菌毗）， |
| 怀抱匹帛 | （怀稿匹漏）。 |
| 传告种人 | （传室呼敕）， |
| 长愿臣仆 | （陵归臣仆）。 |

诗中第二句第一行，被译成“食肉衣皮”，译义有出入。“食肉衣皮”现代普米语读音应为“什子日归”，译成汉语为“肉吃皮穿”。按原注音“阻苏”是“子什”的译音之误，“犁”相当于“啰”字，是语气词，译成汉语为“吃肉卖啰”。第四句第一行“携负归仁”，与后边加注的汉普米语“踪优路仁”译义有出入。按现代普米语，“踪优路仁”应记为“宗夜锐征”，其中“路”字借用了汉字，译成汉语应为“冬月路走”。本句第二行“触冒险陕”（“陕”字是“峡”字之误），与后边加注的古普米语“雷折险龙”译义有出入。“雷”字是“丁”字的记音之误，“龙”是语气词，相当于“啊”字，译成汉语为“地险怕啊”。第七句第一行“父子同赐”，与后边加注的古普米语“捕茝菌毗”译义有出入。“捕茝勒比”现代普米语读作“布君勒比”，其中，“茝菌”是“君勒”记音之误，译成汉语为“兄弟们上”，也就是“兄弟们”之意。最后的第八句第二行“长愿臣仆”，与后边加注的古普米语名词“陵归臣仆”译意有些出入。“陵归臣仆”现代普米语读作“你勒臣布”“阳”为“勒”的记音之误，译成汉语应为“你们臣做”。以上三章诗作的译录中存在的毛病还有，这里不再赘举。

## 二

“白狼歌”是田恭与和习狎于东汉明帝永平中年用汉字注音、意译改写的办法记录下来的。由于当时没有科学的记录语音符号，借用汉语字音记录普米族歌谣，译录中音、义上存在差异是难免的。尽管如此，它还是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。它不仅反映了普米族祖先“白狼夷”的来源，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、风俗习惯以及与汉王朝的历史关系。《后汉书》载：“秦献公初立，欲复穆公之迹，兵临渭首，灭狄獂戎。（羌豪）忍季父卬畏秦之威，将其种人附落而南，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，与众羌绝远，不复交通。其后子孙分别，各自为种，任随所之。或为牦牛种，越巂羌是也；或为白马种，广汉羌是也；或为参狼种，武都羌是也”。秦献公兵临的渭首地方，约在现今青海省西宁南边，与甘肃东南部接壤的渭水源头积石山一带。古羌族当时从这带地区南迁到赐支河曲以西，约在现今青海省境内黄河源首的贵德县以西地区。后来又在秦汉时，逐渐南迁到武都地区，约在现今甘南的陇西以南地区。广汉地区，约在现今的四川省西北广汉地区，越巂地区，约在现念川西南的西昌地区，并各自化为不同羌种的。在这些羌种中，从“白马种”的语义上看，“白马”与“普米”的汉语译义很相近。“普米”译成汉文为“白人”，由此看出，“白人”与”“白马”、“白狼”，都是普米族的祖先。其中“马”字可能是“米”（人）字的音误，而“狼”字，分明是汉统治者的贬称字。据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调查汇编的《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》，现今在川西北的南坪、平武和甘南的文县白马藏人中，有“西番”族人。笔者通过考察，发现他们的部分语言以及板屋土墙房和井干式的木楞子住房建筑、宗教婚姻和丧葬习俗等，都与滇西北、川西南的普米族、羌族基本相同，由此来看，《后汉书》所载是比较准确的。自战国以来，普米族的先民“白马”、“白狼”，与其它古羌族种一道，逐渐从甘肃南迁到青海，从青海南迁到川西北、川西南，直至南迁到滇西北地区的。至今流传于滇西北普米族地区的丧葬经歌《戎肯·给羊》（即给死人一只绵羊，寓意送魂到西北祖宗故地）中，就反映了祭师引渡亡灵从原住处起经“拉巴什”老君山、“拉巴波治”金沙江渡口、“木里宗松”“死米沙你沙白宽斗”、“死过人的大沙漠”、“米黑田润”、“人多的绸子路”、“死米治少少”“死过

人的大沼泽”，直至祖宗故地“母翁日翁”“天山”地区。以上地名、路线，实际上是普米族先民南迁时所通过的“大沙漠”、“大沼泽”，即现今青海省境内的柴达木盆地的沙漠和以北地区的湿地。“绸子路”指的是西汉时从长安经现今甘肃陇西一带通往西域的“丝绸之路”。由此来看《后汉书》所记载的和《远夷慕德歌》（白狼歌）中反映的古普米族南迁的时代、路线，生活区域和民族来源，大体是相吻合的。

## 三

从“荒服之外，土地墝埆。食肉衣皮，不见盐谷”诗句来看，“白狼歌”，还反映了古普米族居住环境和生活习俗。居住于今甘南、川北、川西南、滇西北一线地区的普米（巴苴、西番）族人，由于地处高寒山区，经济状况仍处于半农半牧阶段，所以，仍保留着原始的穿羊皮吃羊肉的习俗。同时，它亦反映了古普米族首领“白狼王”与汉王朝之间从归附到成为臣属的关系，反映了古普米族与汉族友好团结、长期共处的关系。《后汉书·白马氐传》载：“白马氐者，武帝元鼎六年开，分广汉西部，合以为武都郡”。从这里看出，普米族人的祖先“白马氐”人，早在西汉时期的元鼎六年，就在四川西北的广汉地区和甘南武都地区，已经归附汉王朝，并向汉明帝贡奉、称为臣仆。到隋代，“（开皇元年三月）壬午，白狼王献万物”，古普米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关系更为密切。

总之，从普米族的古族称“巴苴”的语义来分析，“巴”字，汉语义指古代巴蜀地方，即今四川省一带。“苴”字，指开花结实的大麻雌株。由此看出，“巴苴”这个族称即是古代在四川地方种植大麻的民族，进入农耕时代的历史比较早。所以，普米（巴苴、西番）族人民和汉族人民，以及其它各族人民，共同生活的历史是悠久的，“白狼歌”三章不仅是普米族人民最早的口头文学，而且是普米族与汉族人民友好关系的历史记录。

# 《满族研究》公开发行

《满族研究》是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。自一九八五年五月创刊以来，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和欢迎。由一九八七年第一期起，公开发行。

《满族研究》是全国第一个研究满族的刊物。主要刊登有关满族的政治、经济、历史、语言、文学、科技、教育、民俗、艺术、体育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及其他体裁的文章（包括图片），并辟有民族理论、民族人物、风土乡情、调查报告和民族知识讲座等专栏；刊登满族书法、绘画作品及古迹、文物照片。在历史上，与满族居处相近、又有密切联系的少数民族问题，也包括在内。

《满族研究》为季刊，由本刊编辑部直接发行。编辑部地址：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大街四段十七号辽宁省民族研究所。